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詩緝卷二十三 四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詩緝卷二十三　　宋　嚴粲　撰

甫田之什　小雅

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疏曰思成王

甫田述徹法興旪秋報春祈及省耕倉箱之事

倬彼甫田倬音卓○桑柔箋曰倬明大貌○傳曰明貌甫田謂天下田也○今曰倬訓明大此詩無大意故止為明○曹氏曰言其事顯然也○疏曰甫大也甫者廣大言之故為天下田也歲取十千今曰謂什一也百取十焉萬取千焉我取其陳朱氏曰陳舊粟也食我農人食音嗣○

今曰我農人自我也自古有年今適南畝疏曰令成王之時其萬民適南畝之內○南畝

鮮見七月或耘或耔耘音云耔音子○傳曰耘除草也耔雝本也○疏曰前漢食貨志云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畮一畮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苗葉以上稍耨壠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比盛暑壠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薿薿而盛也附根即此雝本也甽亦作畎畮古畝字也耨鉏也隤音頹謂下之黍稷薿薿音擬○朱氏曰薿薿茂盛貌也能讀曰耐攸介攸止王氏曰介助也止烝我髦士傳曰烝進也髦俊也息也

首章述什一之賦及興𤰈之事也幽王政繁賦重故詩人思古者什一之法言先王之時倬然明著

於彼天下之田每歲百取其十萬取其千而已十者百之一千者萬之一其事至顯而幽王不察何也一夫受田百畝故少計之則百畝取其十萬者數之盈故多計之則萬畝取其千皆什一也上無過取故下有餘粟農人皆取其陳舊之粟以自養見農有餘粟自古以來歲事常豐也言食我農人者農人自我也農足於食故樂於耕令農民皆適南畝或耘以去草或耔以雝本其黍稷薿薿然茂盛

乃介以相助之止以休息之又烝進其髦俊之士也今指成王之時則自古者前乎此矣周之徹法自公劉始世世守之也周自上世以來徹法行而民富頻年屢豐至成王太平極盛之時農民樂業又進其秀民之能為士者民生斯時何其幸耶此羨慕之辭令不然而思故也詩記曰古者士出於農而工商不與焉管仲云農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秀民即詩所謂髦士也○毛以為十千言多其說太泛鄭以十千畆為一成

萬畝之稅又啟紛紛之辯什一天下之中正十千者謂什一之法猶孟子千取百焉萬取千焉之意耳○舊說又以我取其陳食我農人為上之人取以食之此以文害辭也七月采荼薪樗食我農夫豈亦上之人復為農夫采荼薪樗乎二文句法一同皆農人自我也古者藏富於民家給人足豈待上之人一一遺之食即雖補助之法不廢而不給不足者亦寡矣　或以今適南畝為成王今從戕䟽以

為農民第三章曾孫來止方言成王省耕也其攸介攸止烝我髦士若鄉大夫興其賢者能者遂大夫帥其吏而興甿皆有司之事也

以我齊明齊音資○傳曰器實曰齊在器曰盛○疏曰器實曰齊指穀體也在器曰盛據已盛於器也○朱氏曰齊與粢同曲禮云稷曰明粢此言齊明便文以協韻耳與我犧羊犧音僖○箋曰色純曰犧以社以方傳曰社后土也方迎四方氣於郊也○疏曰鄭駁異義以為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祭法云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土官之名也死以為社社而祭之故曰句龍為后土後轉為社故世人

謂社為后土后土者地之大名也僖十五年左傳云履后土而戴皇天指謂地為后土也句龍職主土地故謂其官為后土中庸郊社相對郊是天則社是地言迎四方之神於郊者下曲禮云天子祭四方歲徧注云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句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是也實五官而云四郊者火土俱在南其火土俱祀黎故鄭志荅趙商云后土轉為社無復代者故先師之說黎兼之亦因火土位在南又大宗伯注云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少昊氏之子曰重為句芒食於木該為蓐收食於金脩及熈為玄冥食於水顓頊氏之子曰黎為祝融后土食於火土是黎兼二祀也曲禮言歲徧此祀在秋而并言四方蓋常祀歲徧此秋成報功則總祭故并言四方也句音鉤

我田既臧箋曰臧善也

農夫之慶琴瑟擊鼓箋曰周禮云凡國祈年于田祖龡豳雅擊土鼓

以樂田畯○疏曰春官籥章文也彼注云豳雅七月也杜子春云土鼓以瓦為匡以革為兩面可擊也以御田祖御音迓○箋曰御迎也○傳曰田祖先嗇也○疏曰郊特牲注云先嗇若神農春官籥章注云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為稼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以祈甘雨疏曰以長物則為甘害物則為苦○曹氏曰甘猶美也以介我稷黍箋曰介助也以穀我士女箋曰穀養也

二章述秋報春祈之事也以我明潔之齊穀與我純色之羊秋祭土神之社與迎四方氣於郊由我田盡善農夫喜慶之故謂民和年豐而後致力於神也至

明年春又以琴瑟及擊土鼓以迎田祖神農而祭之以求長物之甘雨以介助我稷黍以穀養我士與女欲續豐年於無窮也

曾孫來止箋曰曾孫成王也○解見信南山以其婦子饁彼南畝饁音葉田畯至喜畯音俊二句解見七月攘其左右攘音瀼○曹氏曰攘却也嘗其旨否禾易長畝易音異○傳曰易治也長畝竟畝也○令曰論語云喪與其易也寧戚孟子曰易其田疇皆訓治也終善且有朱氏曰有猶多也曾孫不怒農夫克敏傳曰敏疾也

三章述成王親省耕之事也曾孫成王來田畝之時農夫務事使其婦子饁饋於南畝之中於是田畯之官至而喜之攘却其左右之從者而親爲甞其饁之旨否言其上下相親之甚也民盡力於田故其禾易治竟畝如一預知其終善且有也成王無所譴怒而農夫自敏於田事不待督趣之也詩記曰此章言省耕之時王者在上耕者在下田畯往來其間勸勞而撫摩之熈然其若一家也攘其左右甞其旨否言其相親無間也不曰喜而曰不怒者若不敏於農則怒矣蓋其喜怒欣戚專在於農也洛人稱張全義曰張公他無所好見善

穀大蕃則喜爾正此意也

曾孫之稼錢氏曰稼禾也謂未刈時也○令曰伐檀傳云種之曰稼斂之曰穡疏云若散則相通此以稼對庾先言稼後言庾是稼為在田未刈之禾庾為已刈未入倉而露積之禾也賤以稼為有藁之禾且言古之稅法近者納總總謂併禾稼納之令不從○詩記曰王土所生莫非曾孫之稼鄭氏以稅言陋矣如茨如梁箋曰茨屋蓋也○朱氏曰茨言密比也○傳曰梁車梁也○疏曰墨子稱茅茨不剪謂以茅覆屋故箋以茨為屋蓋孟子與梁謂水上橫梁得容車度則高廣者也○錢氏曰橋梁也○令考經有二茨牆有茨楚楚者茨皆為蒺藜此如茨如梁及瞻彼洛矣福祿如茨為蓋屋茅茨非蒺藜也曾孫之庾音愈○曰庾露積之禾也解見楚茨如坻如京坻音遲○坻解見秦蒹葭○傳曰京高丘也○京解見鄘

定之方中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也○朱氏曰箱車箱也○辭見大東黍稷稻粱黍稷辭見王黍離稻粱辭見唐鴇羽農夫之慶詩記曰執訊獲醜戰士之慶也黍稷稻粱農夫之慶也蓋農夫視黍稷稻粱之豐以為天下之美盡在此矣不知其他也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四章述豐年民樂祝君之事也時和年豐禾穀充積農民喜悅歸恩於君以為皆吾君之稼吾君之庾謂秋毫皆君賜也未刈之禾曰稼其稼在田由高處視之則稼在下而見其密故如屋茅由平處視之則稼

在上而見其高故如橋梁若使高處見其疏平處見其低則禾薄收矣露積之禾曰庾其庾在野隨意堆積有平而高者如水中高地之坻有卓絕而高者如高丘之京始言稼則未刈也繼言庾則已刈而未入倉也於是求千倉以貯之求萬車箱以載之此黍稷稻粱無所不有農夫之慶也先治倉而後箱載以輸之故先言倉後言箱也農夫喜慶不忘君恩祝君以福禄壽考也

甫田四章章十句

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矜音鰥○疏曰序不言思古以楚茨至此文指相類承上篇而畧之也○補傳曰大田疑為省歛而作其閒雖及田祖與雨之祝蓋備陳田間之事所謂穉穧秉穗皆省歛以助不給也

大田述耕種以致堅好穉穧以惠寡婦及省歛祭方之事

大田多稼今曰大田猶甫田謂天下田也○曹氏曰既或宜高燥或宜下濕或利先種或利後種既

種既戒種上聲○疏曰種擇其種也○箋曰月令季冬命農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此之謂戒○朱

氏曰戒飭其具也既備乃事以我覃耜覃音掩耜音似○傳曰覃利也○耜解見七月俶載南畝俶音觸載音再○釋文曰俶始也載事也○南畝解見七月播厥百穀既庭且碩傳曰庭直也○箋曰碩大也○曹氏曰苗生葉以上皆條直而茂大曾孫是若箋曰若順也

一章述耕種之事也天下之田廣大其種不一高下先後各有所宜故冬既擇其種又戒飭其具二者既已周備乃可以從事於耕至春則以我覃利之耜始有事於南畝而耕之既耕乃可以播種百穀種既善

器又利耕者致其力種又及其時故其生者既庭直而碩大順曾孫成王之意成王所重在穡事而農民能順其意也○或說既備乃事者備其事也亦通但詩中既順乃宣既登乃依皆二事也

既方既阜曹之上濁○箋曰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疏曰謂米外之房米生於中若人之房舍也孚者米外之粟皮甲者以在米外若鎧甲○今曰生民傳一稃二米孚作稃○傳曰實未堅曰皁

既堅既好今曰禾雖已堅實或大風所偃或淫雨所腐或早霜所殺之類則損壞而不好不稂不莠稂郎梁二音莠音酉○傳曰稂童粱也莠似苗也○釋文曰童粱草也說文作蓈禾粟之莠生而不

成者謂之童蓈也○疏曰仲虺之誥云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秕似粟莠似苗也秕音匕

去其螟螣去上聲螟螣音冥特○傳曰食心曰螟食葉曰螣○疏曰食禾心為螟言其姦冥冥難知也食禾葉者言假貸無厭故曰蟘也螣亦作蟘○陸璣曰螟似蚜蚄而頭不赤螣蝗也蚜蚄音子方

及其蟊賊蟊音謀○傳曰食根曰蟊食節曰賊○疏曰食禾根者言其税取萬民賊貨故云蟊也或說云螻蛄也食禾節言貪狠故曰賊也舊說螟螣蟊賊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姦宄内外言之耳故犍為文學云此四種蟲皆蝗也螻蛄音婁姑犍音虔○陸璣曰賊似桃李中蠹蟲赤頭長身而細耳

無害我田稺音稚○說文曰稺幼禾也○今曰閟宮稙稺菽麥傳云後種曰稺疏云後種後熟以其遲晚故幼稺也

田祖有神秉畀炎火釋文曰秉執持也畀與也

二章述穀之生成無害若有神相之也既方而生孚甲矣方則未成實既皁而成實矣皁則成實而未堅既堅而成熟矣既好而無損壞矣無童梁之稂無似苗之莠去其食心之螟食葉之螣食根之蟊食節之賊無有害我田中幼穉之禾者此田祖之神持此盡燒絶之故無遺種也歸功於神以為若有以相之

有渰萋萋渰音掩萋音萋○傳曰渰雲興貌○長樂劉氏曰天將降雨則地氣上騰蒸為濕潤渰浸萬物○朱氏曰萋萋盛貌興雨祁祁音岐○傳曰祁祁徐也○箋曰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祁祁

然而不暴疾○王氏曰雲欲盛盛則雨雨欲徐徐則入土○今曰監本作祁俗本作祈誤也采蘩祓之祁祁七月及出車采蘩祁祁韓奕祁祁如雲玄鳥來假祁祁皆作祁有考見七月

雨我公田雨音諭遂

及我私疏曰此雨本主為雨公田耳因遂及我之私田

彼有不穫穉穫音鑊○長樂劉氏曰穉謂穗之低小刈穫之所不及者○今曰亦以穉禾其熟遲晚未可刈也

此有不斂穧斂上聲穧音劑○疏曰穧禾之鋪而未束者○長樂劉氏曰穧謂刈而遺忘束縛之所不及者

彼有遺秉疏曰秉刈禾之把也○長樂劉氏曰秉謂束而輦載之所不及者

此有滯穗穗音遂○疏曰滯穗滯漏之禾穗也

伊寡婦之利

三章述民喜雨之意及豐年惠及矜寡之事也有渰

然而興之雲萋萋然盛所謂天降時雨山川出雲也興雨祁祁然安徐而不暴所謂雨不破塊也農民喜雨歸功於君謂此雨為雨公田因及我之私田吾民皆蒙君之福也及穀熟收刈之時彼處有不穫刈之幼禾此處有不收斂之鋪穧彼處有遺餘之秉把此處有滯漏之禾穗維寡婦取之以為利耳長樂劉氏曰皆緣豐稔農夫之力所不能盡取而鰥寡享其遺利○朱氏曰此見其豐盛有餘而不盡取人與鰥寡共之蓋既足為不費之惠而亦不棄於地也不然則粒米狼戾不殆於輕視天物而慢棄之乎

曾孫來止曹氏曰甫田所言省耕時也大田所言省斂時也以其婦子饁彼南畞田畯至喜來方禋祀禋音因○詩記曰國語内史過云精意以享禋也以其騂黑傳曰騂牛也黑羊豕也○箋曰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黝音酉○疏曰毛以方社連文同用太牢故以黑爲羊豕通牛爲三牲也地官牧人云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陽祀南郊及宗廟陰祀北郊及社稷毛分騂黑爲三牲鄭以騂黑爲二色故引牧人騂黝以明騂黑爲別方之牲耳非謂四方之祭在陽祀陰祀之中也○詩記曰來南方則用騂牲來北方則用黑牲獨舉騂黑者孔氏所謂畧舉二方以爲韻句是也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四章述成王省斂而祭方也曾孫成王來田畞之時

民皆以其婦之與子饁饋於南畝之中田畯之官至而喜之成王所來之方致其禋祀以報農功之成以其或赤或黑之牲與其粢盛以獻以祀神饗之而報以大福也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

瞻彼洛矣 王氏曰洛水東都之所在也○詩記曰職方氏河西曰雍州其浸渭洛故毛傳以洛為宗

周之浸水洛水雖出於京兆上洛西山然其流尚微此詩所謂洛蓋指東都也維水泱泱音央○傳曰泱泱深廣貌君子至止朱氏曰君子指天子也○補傳曰六師萬年之語可為王者之證福禄如茨箋曰茨屋蓋也喻多○觧見甫田韎韐有奭韎韐音昧閤奭興之入字亦作赩○傳曰韎韐茅蒐染草也一曰韎韐所以代韠也○曰茅蒐茜也即茹藘也觧見鄭東門之墠○疏曰韎韐是蔽膝之衣合韋為之以茅蒐草染之大夫以上祭服謂之韍士無韍名謂之韎韐玉藻云一命緼韍黝珩則士亦名韍矣彼注云子男大夫一命以子男大夫故言韍耳其實士正名韎韐士冠禮爵弁服韎韐不言韍是也奭赤色緼音温黝音酉○王氏曰周官凡有兵事韋弁服先儒以為左傳所謂韎韋之跗注是也跗音夫○今曰采芑路車有奭以作六師曹氏曰作而行之也

洛為東都周未東遷之時雖宅鎬京而會諸侯則於東都以四方道里均也詩人瞻洛水之深廣思昔天子至此朝會諸侯其錫予之福禄如屋葢茅茨之多若國有征伐之事又使服韎韐之飾其色奭然而赤以作六師而行之當是之時朝覲會同四海來假爵賞征伐自天子出何其盛也乃今泱泱之水猶昔也而無向來之盛事矣故傷而思之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琫有珌鞞音丙琫必孔反亦作鞛

珌音必○傳曰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也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大夫鐐琫而鏐珌士珕琫而珕珌珧音遥璗唐之上濁璆音求玉也鐐音遼鏐音留珕音戾○疏曰鞞刀鞘也說文云珧蜃甲也爾雅云黄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即紫磨金也白金美者謂之鐐珕蜃屬而不及於蜃用其甲以飾物鞘音笑刀室也○公劉䟽曰桓二年左傳云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率音律

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天子至此東都有容刀以為賜予之物其容刀以鞞盛之其上有琫之飾下有珌之飾天子能寵錫諸侯宜萬年保其國家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禄既同曹氏曰言受福禄者均也

○今日蓼蕭采菽言萬福攸同與此一也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禄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絶功臣之世焉疏曰古者有世禄復有世位世禄者直食其先人之禄而不居其位不賢尚當然子若賢則居父位矣○曹氏曰葵丘之盟士無世官禮稱大夫不世爵春秋譏世卿自卿大夫以至於士皆不可世所可世者禄而已

裳裳者華曹氏曰召南云何彼襛矣唐棣之華說文以襛為衣厚貌則所謂裳裳者華亦當如衣裳

之禯厚矣

其葉湑矣 湑須之上○錢氏曰湑猶沃也葉美如沃 我覯之子 覯溝之去○箋曰覯見也○長樂劉氏曰之子謂賢者功臣之子孫也 我心寫兮 寫解見蓼蕭及泉水 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處者杵○譽處解見蓼蕭

興也此詩極言勳賢子孫之美而惜其不用也常棣以華鄂興兄弟此詩以華葉興家世裳裳禯厚之華其葉又湑然潤澤華葉上下相承猶賢者前後相繼而榮顯也我見是勳賢之子孫我心為之輸寫愛其先人喜其有後也稱是子必有名位蓋為期望之辭

而刺幽王之棄絶也

裳裳者華芸其黄矣傳曰芸黄盛也○蘇氏曰色之上也○今曰老子云夫物芸芸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蘇氏曰章文也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錢氏曰有慶謂君寵錫之○今曰王制則有慶

是子文章之美如華之盛宜蒙君之寵錫何爲棄絶之乎

裳裳者華或黄或白丘氏曰取韻便也我覯之子乘其四駱音洛

○辭見四牡乘其四駱六轡沃若辭見皇皇者華

是子宜乘駟車六轡沃然榮耀于時何為落莫如此乎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箋曰君子斥其先人也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既稱是子之美因贊其先世令人見有佳子弟必曰是其前人所積鍾慶於此也言是子之先君子材全德備左之則無所不宜右之則無所不有謂所藴不竭也惟其所有如此是以子孫肖似之然則幽王

不唯棄材且忘舊德矣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桑扈音戶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長樂劉氏曰君臣以言其朝廷也上下以言其風俗也朝廷風俗之禮而謂之文者尊卑異位也親疏異情也長幼異序也内外異宜也往來異守也動而相交合而相紀莫不成文而中於義理序其品則曰人倫也序其義則曰禮文也朝廷所以綱天下之風俗不可以一日無之也

交交桑扈箋曰交交往來貌○曰桑扈有二種此色之竊脂者也○解見小宛有鶯其羽傳曰鶯然有文章君子樂胥今曰箋以君子指王者朱氏以為指諸侯今以為泛稱古之君臣

雨無正箋曰胥相也受天之祜胡之上濁

此桑扈色之竊脂者交交然飛而往來其羽有文章鶯然可愛喻君臣以禮文相接粲然可觀也胥相也一不獨立二則為文交際相與禮文行焉而君子樂於相與是好禮不倦宜其受天之福也刺幽王君臣不然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傳曰領頸也○長樂劉氏曰領所以首出於身者欲有作為未動其羽而先奮其領文綵四張鶯然可愛也君子樂胥萬邦之屏音丙○曹氏曰屏塞門所

以蔽外也

禮者所以辨上下正紀綱誰敢侮之宜足以屏蔽萬邦也曹氏曰魯秉周禮而齊不敢圖何屏如之有禮則安無禮則危秦襄公未能用周禮則無以固其國

之屏之翰毛傳曰翰幹也○鮮見文王維周之禎百辟為憲箋曰辟君也○傳曰憲法也

不戢不難戢簪之入○受福不那傳曰那多也○今箋曰戢斂也曰商頌猗與那與

承上文之意言君子能以禮為國屏翰則諸侯皆以之為法而謹於禮矣使其不自戢斂不自畏難則受

福必不多矣曹氏曰在泰而不能自戢則放逸而無檢在易而不知思難則輕驕而生患若是則福不盈眥而禍隨其後矣眥音漬又音劑

兕觥其觩兕詞之上濁觥音肱觩音求○箋曰兕觥罰爵也○觧見卷耳○詩記曰兕觥如卷耳罍觥並陳則不必指為罰爵如此詩則指為罰爵也○朱氏曰觩角上曲貌須作捄旨酒思柔彼交匪敖去聲萬福來求今曰萬福來求猶淮夷來不言來淮夷古人之語多倒

兕觥所以罰不敬者觩然其角上曲設之所以為酒戒也美酒人所甘過則反亂常思溫克則兕觥設而不用矣彼古人交際之間無所敖慢是來求多福也

言福備於我在反而求之耳

桑扈四章章四句

鴛鴦音寃央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箋曰交於萬物有道謂順其性取之以時不暴天也○呂氏曰自楚茨至鴛鴦八篇皆陳古以刺今也

鴛鴦于飛傳曰鴛鴦匹鳥○箋曰言其止則相耦飛則為雙○疏曰必待其長大能飛乃取之不於幼小而暴夭也畢之羅之疏曰月令云羅罔畢翳注云罔小而柄長謂之畢畢則執以掩物釋器云鳥罟謂之羅則張以待物君子萬年箋曰君子謂明王也福禄宜之

興之不兼比者也先王之時入澤設罻皆有時殺胎覆巢皆有禁合圍掩羣皆所不為故其民漸被仁政皆有仁心鴐鵞之鳥待其長大能飛乃執畢以掩之有得有不得焉又張羅以網之待其自入皆不盡物之意也德及禽獸如此宜其壽考而受福禄也毛氏謂之興孔氏謂舉一物以興其餘興之不兼比者也

長樂劉氏曰茍非禮樂刑政之治于其民而中和浹於風俗則仁民恤物之道其能及於是耶是以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鴛鴦在梁詩記曰橋梁魚梁皆是不必專以為石絶水之梁戢其左翼戢斂之入○曰戢斂也○白華箋曰斂左翼者謂右掩左也鳥之雌雄不可别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疏曰鼎其雄者而言耳○鮮隳新語曰或云禽鳥並棲一正一倒戢其左翼以相依於内舒其右翼以防患於外蓋左不用而右便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竭澤而漁則無魚焚山而狩則無獸畢羅取之不盡故有鴛鴦在於魚梁其雄者斂其左翼以右翼掩之遂其性也

乘馬在廄乘鄭如字徐去聲廄音救摧之秣之摧音挫秣音末○箋曰摧今莝字○釋文

曰摧剉也秣馬穀也君子萬年福祿艾之艾音礙○傳曰艾養也

天子所乘之馬飼之宜厚今其在廐無事則摧之以剉有事乃秣之以穀不常秣之愛國用也所乘者如此他馬可知

乘馬在廐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鴛鴦四章章四句

頍弁頍音跪諸公刺幽王也疏曰同姓諸公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樂音洛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

幽王之時亂亡已迫而不自知族人與國同休戚深竊憂之而王踈遠宗族無由進其忠告其族人之尊者遂作此詩因王不宴樂同姓藉以為辭而告以禍敗之戒非欲王宴樂之也但詩人優柔之辭先從宴樂上說來以漸及危亡警懼之意故讀者不覺真謂刺不能宴樂同姓而已當是時驪山之禍將作人情凛凛不保朝夕幽王方且飲酒無度詩人豈復勸其宴樂哉○國風小雅多寓意於言外或意雖形於言

而優柔紆餘讀者不覺也有言古不言時而意在刺時者（如甫田采菽之類）有言乙不言甲而意在刺甲者（如叔于田全述叔段之事而實刺鄭莊椒聊全述沃之盛强而實刺晉昭）有首章便見意餘章變韻成歌者（此類甚多）有前數章皆含蓄而末章乃見意者（如載驅之類）有首尾全不露本意但中間冷下一二語使人黙會者（如碩人猗嗟之類）有言輕而意重者（如凱風言母氏勞苦而不言欲嫁）有先從輕處說起漸漸說得重者（如四月憂世亂而先歎征役之勞頍弁刺危亡而先說不宴樂同姓）讀詩與他書別唯涵泳浸漬

乃得之

有頍者弁傳曰頍弁貌皮弁也○說文曰頍舉頭貌○錢氏曰舉首則弁愈高○箋曰禮天子諸侯朝服以宴天子之朝皮弁以日視朝○疏曰王制云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注云凡養老人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如彼注則天子之燕用玄衣此言皮弁者蓋天子燕服有二燕羣臣用玄冠親同姓用皮弁也賓之初筵三章箋云此祭末王與族人燕而實維伊何箋曰經云側弁之俄是燕同姓用皮弁之事也

實猶是也爾酒既旨爾殽既嘉箋曰旨嘉皆美也豈伊異人兄弟匪

他蔦與女蘿蔦音鳥蘿音羅○傳曰蔦寄生也○疏曰陸璣云蔦一名寄生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赤黑色○曰女蘿今菟絲子也即桑中所謂采采唐矣○釋草曰唐蒙女蘿女蘿菟絲○陸璣曰毛云松蘿

也今菟絲蔓連草上生黄赤如金今合藥菟絲子也非松蘿松蘿自蔓延松上而生與兎絲殊異本草經云蔦為女蘿此古今方俗名草不同也○山隂陸氏曰舊說上有菟絲下必有伏菟之根無此菟在下則絲不得生乎上然其實不屬也淮南子云下有茯苓上有菟絲又云菟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皆自然也施于松柏施音異○疏曰松柏自存而茂松柏殞而亡未見君子箋曰君子斥幽王也憂心奕奕音亦○傳曰奕奕然無所薄也○疏曰憂則心遊不定既見君子庶幾悦懌音悦亦

天子燕同姓則服皮弁今幽王服其皮弁頍然舉首則弁愈高宜何為乎宜燕同姓也酒旨殽嘉非不足

於禮也所與燕者豈異人疏遠者乎皆兄弟至親非有他故無嫌疑也何為不行乎蔦與女蘿延于松柏之上視松柏以為命松柏殞則二草亡矣猶族人依託於王亦視王以為存亡也今王疎遠族人使之不得親近故我未見王則憂心奕奕然無所薄既見王則庶幾喜悅一見之間所繫憂喜如此者以死生存亡同之思得效其忠告豈為區區之禮哉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音基本亦作其○箋曰何期猶伊何也期辭也爾酒既旨

爾殽既時楊氏曰君子之食惟其時物如春則食麥與羊之類○時有考見魚麗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音柄韻亦作丙○傳曰怲怲憂盛滿也既見君子庶幾有臧傳曰臧善也

庶幾王之攺圖而為善猶庶曰式臧也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箋曰阜猶多也豈伊異人兄弟甥舅長樂劉氏曰甥舅謂母姑姊妹妻族也如彼雨雪雨音諭先集維霰音線○箋曰將大雨雪始必微温雪自上下遇温氣而摶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疏曰大戴禮曾子云陽之專氣為霰陰之專氣為雹盛陽之氣在雨水則温暖為雨陰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摶為

霰也盛陰之氣在雨水則凝滯而為雪陽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消散而下因水而為霰是霰由陽氣所薄而為之○補傳曰霰稷雪也或謂之米雪謂其粒若稷若米然○錢氏曰粒雪也　死喪無日喪去聲○箋曰無有日數○今曰言不久矣　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推親親之恩當由兄弟以及甥舅也霰集雪即繼之不待遲久喻死亡之兆已見近在旦夕無多日矣上二章言族人以未見王為憂既見王為喜其辭猶緩也末章言國亡無日族人縱得見王其能幾乎當急與族人飲酒相樂於今夕蓋王今維宜宴而已言今

夕謂未保明日之存亡言維宴謂天下之事已無可為惟須飲耳其辭甚迫矣所以警告於王者至剴切矣族人之情迫切如此豈真望王宴樂之哉○見即上二章未見既見之見謂見王也君子即上二章所指王也詩記以上二章君子為幽王末章君子為族人自相語非也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車舝音轄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妬褒姒解見正月無道並進讒

巧敗國敗音拜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

間關車之舝兮傳曰間關設舝也○疏曰舝無事則脫行乃設之○錢氏曰間關猶艱難也軹轄之間縝密故設之難○釋文曰舝車軸頭鐵也○舝解見邶泉水思孌季女逝兮孌音𢿱○傳曰孌美貌○箋曰逝往也匪饑匪渴德音來括音活○德音解見假樂○傳曰括會也雖無好友好去聲式燕且喜箋曰式用也○疏曰凡人之燕飲喜樂須賢友共之大夫言已欲間關然設其舝思得孌然美好之少女以此車往迎之我非饑也非渴也欲得有賢譽之女

來與王會如饑渴耳時褒姒方寵而大夫欲别求淑女以配王則嫉褒姒甚矣凡人得同志相愛之友則飲酒樂甚若迎得此賢女以配王則我心自喜樂雖無同好之友但尋常之人亦可與之燕而喜樂也

依彼平林傳曰依茂木貌平林林木之在平地者也有集維鷮音驕○曰鷮長尾雉也○疏曰鷮是雉中之别名○陸璣曰微小於翟走而且鳴音鷮鷮然其色如雌雉尾如雉尾而長其頭上有肉冠上蕤毛長數寸如雄雉尾角也其肉甚美故林麓山下人語曰四足之美有麃兩足之美有鷮麃者似鹿而小也蕤音叢麃音標○山陰陸氏曰辥綜云雉之健者為鷮尾長六尺辰彼碩女傳曰辰時也○

大也

疏曰碩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好去聲射音亦○箋曰射厭也

王后褘衣畫翬翬者雉之五彩成章者也鷮亦雉之一種故以喻后妃言依然茂盛之平林有集止者維鷮雉興王宫之貴宜有賢女居之也當今之時若彼碩大賢女以令德來配君子而教誨之我將燕樂相慶且稱譽之悦慕爾碩女無厭也悦彼所以惡此也幽王昏亂法家拂士之言不見聽矣所信惟婦言故思得賢女教誨之耳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音汝○錢氏曰女作詩者相謂也式歌且舞

若得此賢女以配君子則我不必旨酒嘉殽亦與朋友飲食相樂且相謂曰彼賢女雖無恩德及汝然相與歌舞不能自已也樂賢女如此則惡褒似甚矣

陟彼高岡箋曰陟登也析其柞薪析音錫柞音鑿○今考釋文於此詩柞獨子洛反音作也至采菽維柞之枝作雨音云子洛反又音昨至緜柞棫拔矣又獨音子洛反止是一木自為參差今皆音鑿昨音同○曰柞櫟也即唐鳩羽所謂栩也觧見鴇羽

析其柞薪其葉湑兮湑須之上

○疏曰湑茂盛也○錢氏曰湑猶沃也葉如沃　鮮我覯爾　鮮上聲○箋曰鮮善也○錢氏曰希有也我見若爾者鮮矣　我心寫兮　陳氏曰析薪以與昏姻善乎我得見爾賢女則可輸寫而無憂矣○寫解見蓼蕭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上行去聲下行如字○傳曰景大也　四牡騑騑　音非　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

此歎淑女之賢也有高山則人瞻望而仰之有景大之德行則人視法而行之賢女如高山景行之可尊仰也故我願具四牡之馬騑騑然行而不息調其六

嚮如琴聲之相應以往迎此賢女使我見王得此賢女為新昏則慰我心矣言新昏則外其舊者也

車舝五章章六句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營營青蠅傳曰營營往來貌○歐陽氏曰往來之飛聲○長樂劉氏曰蛆蟲所變而成者青蠅也其飛之聲則營營然亂人之聽其止於物則穢敗之又從而生蛆復變為蠅其穢敗於物無有紀極也止于樊音煩○傳曰樊藩也豈弟君子疏曰君子謂王者也無信讒言

蠅能汙白為黑如讒人之誣蠛善類蠛音驅蔑去復還

如小人之易進難退故以取喻焉青蠅集于在外之樊籬若不必惡之也然其營營往來將入宮室汙几席不但止樊而已也喻讒人為亂漸致廹近當防其微也惟王者持心樂易無信讒言則小人不可得而入矣持心猜忌則讒易入詩記曰前漢昌邑王傳云王夢青蠅之矢在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問郎中令遂遂曰陛下之詩不云乎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陛下左側讒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注惡即矢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丘氏曰謂植棘為藩也○今曰以讒棘為藩謂荆棘之棘觧見楚茨

人罔極（罔極解見衛氓）交亂四國（李氏曰四方也）

讒言無有窮極豈特近者不安雖四國之遠亦以交亂其禍甚大矣

營營青蠅止于榛（傳曰榛所以為藩也）讒人罔極構我二人（箋曰構合也○朱氏曰已與聽者為二人）

讒人罔極將交亂四國自構合我二人始耳

青蠅三章章四句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媟音薛）飲

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沈直林反湎音免液音亦○疏曰酒誥注云齊色曰湎沈湎者飲酒過久若沈沒然使湎然俱醉顔色齊同也樂記說樂之遲云詠歎之淫液之則淫液遲久之意也

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歐陽氏曰詩人之作常陳古以刺今此詩五章其前二章陳古如彼其後三章刺時如此也

毛氏以大侯既抗為燕射鄭氏以為大射董氏云崔靈恩集注以一章為大射二章為燕射記取之今從

詩記

賓之初筵箋曰筵席也初即席也○蘇氏曰先王將祭必大射以擇士將射必先行燕禮左右

秩秩丘氏曰謂據筵上左右之人○蘇氏曰秩秩有序也籩豆有楚曹氏曰楚潔也○觧見曹蜉蝣衣裳楚楚殽核維旅傳曰殽豆實也○箋曰豆實葅醢也籩實有挑梅之屬○今曰旅衆也言品之多酒既和旨飲酒孔偕箋曰偕齊一也鐘鼓既設箋曰鐘鼓於是言既設者將射改縣也縣音玄○疏曰天子宮懸階間妨射位故改懸以辟射也鄉射禮將射乃云樂正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琴瑟之樂尚遷之明鐘鼓之懸改之矣大射不言改懸者諸侯與臣行禮畧三面而已不具軒懸東西懸在兩階之外兩階之間有二建鼓耳東近東階西近西階又無鐘磬不足以妨射不須改也舉醻逸逸朱氏曰舉所奠之醻爵也○曹氏曰逸逸然整而暇大侯既抗傳曰大侯君侯也抗舉也○箋曰天子諸侯之射皆張三侯故君侯謂之大侯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烝衎烈祖其非祭與弓

矢斯張射夫既同 朱氏曰射夫既同比其耦也○疏曰天子大射賓射皆六耦○詩記曰鄉射禮注云耦比選其材相近者也 **獻爾發功** 箋曰獻猶奏也各奏爾發矢中的之功 **發彼有的** 傳曰的質也○疏曰大射之侯其中制皮為鵠賓射之侯其中采畫為正正大如鵠皆居侯中三分之一其燕射則侯中畫為獸其中射處皆二尺射義云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則以的為正鵠也司裘注說皮侯之狀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為質謂之鵠是鄭意以侯中所射之處為質也正音征 **以祈爾爵** 傳曰祈求也○疏曰射義云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所以養病求中以辭養也大射禮云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散南面坐奠于豐上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脫決拾却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執弣勝者先升堂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

少退立卒觶坐奠於豐下觶音志酒器也弣音撫把中也○曹氏曰求免於罰爵而已

首章述古人將祭大射擇士先行燕禮也賓之初即席也賓主分為左右秩秩然有序籩豆楚而潔淨殽實於豆核實於籩其品甚衆酒既和調而旨美飲酒之人甚偕而齊一矣又設鐘鼓以為樂醻則賓奠爵而不舉至旅乃舉所奠之醻爵旅醻交錯逸逸然整而暇也君侯謂之大侯既抗舉之弓矢又皆張之射夫既同比其耦也各奏其發矢中的之功射不中者

飲豐上之觶射者與其耦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發矢中彼正鵠之的以求免爾之罰爵論語所謂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舊說謂求勝以爵不勝者不若射義求中以辭罰爵之為寬大也疏曰毛以此篇為燕射鄭則為大射射禮有三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大射者將祭擇士於射宮賓射者謂諸侯來朝與之射於朝燕射者因燕賓客即與射於寢此三者其處不同其侯亦別冬官梓人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彩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三者別文皮侯即大射也五彩之侯賓射也獸侯燕射也春音蠢彼注云作也將祭與羣臣射以作其容體與之事鬼神

籥舞笙鼓箋曰籥管也○解見簡兮樂既和奏烝衎烈祖衎看之法○箋曰烝進也衎樂也○王氏曰烈業也以洽百禮箋曰洽合也○疏曰百禮事神之衆禮也百禮既至有壬有林傳曰壬大也○李氏曰林盛也今曰大謂主祭者衆謂助祭者錫爾純嘏音假○箋曰純大也嘏謂尸與主人以福子孫其湛音耽○曹氏曰宗族皆烈祖之子孫○鹿鳴傳曰湛樂之久也其湛曰樂音洛各奏爾能賓載手仇蘇氏曰載則也○董氏曰仇匹也所謂耦也室人入又王氏曰室人主黨也酌彼康爵傳曰酒所以安體也以奏爾時蘇氏曰薦之以時物也○時物解見頍弁時有考見魚麗

上章言未祭之燕故擇士而射為大射此章言既祭

之燕故因燕而射為燕射也方祭之初秉籥而為文舞舞入而笙鼓交作樂聲既和平而具奏進以衎樂其烈祖以會合其事神之衆禮有大謂主祭者指君也有衆謂助祭者指卿大夫及諸侯也君臣皆當神之意於是尸傳嘏辭云賜爾君以大福爾與子孫宜相與湛樂助祭者皆烈祖之子孫湛者樂之久令其從容燕飲也主人既受嘏辭於是相與湛而為樂留族人以燕燕而又射各奏其技賓黨射則手敵主黨

射則又手敵皆善射也射畢酌彼安爵而薦之以時物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如字○傳曰反反言重慎也○蘇氏曰顧禮也曰既醉止威儀幡幡音翻○傳曰幡幡失威儀也○蘇氏曰輕數也舍其坐遷舍音捨屢舞僊僊王氏曰僊僊軒舉之貌其未醉止威儀抑抑傳曰抑抑愼密也曰既醉止威儀怭怭音弼○傳曰怭怭媟嫚也是曰既醉不知其秩董氏曰秩秩序也

三章以下陳幽王君臣飲酒則不然賓初升筵尚溫

溫然和柔而恭敬未醉之時威儀猶能反反然重謹至於既醉幡幡然失威儀舍其本坐遷向他處數數起舞僊僊然軒舉武公疾之又重言之云方其未醉威儀尚抑抑然謹密至於已醉威儀乃怭怭然媟嫚是曰既醉昏亂無次不知其秩序矣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號音豪呶音詉○傳曰號號呼也呶讙呶也○疏曰唱叫也亂我籩豆屢舞僛僛音欺○王氏曰僛僛傾側之貌是曰既醉不知其郵音尤○箋曰郵過也○朱氏曰郵無尤同側弁之俄箋曰側傾也俄傾貌屢舞傞傞音傞

又音瑳○傳曰傞傞不止也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賓既醉而呼號讙呶亂我籩豆之列屢舞僛僛然傾側蓋既醉則不自知其過郵也又傾側其弁而俄俄然不正屢舞傞傞然不止賓既醉而出則可以皆受其福言得禮也醉至若此而不出是自伐其德也飲酒之所以甚美者以其令儀耳今何其不令也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

醉反恥式勿從謂朱氏曰謂告也○錢氏曰從謂就人之位而與言也無俾大怠大音泰匪言勿言匪由勿語去聲又如字○箋曰由從也由醉之言俾出童羖音古○傳曰羖羊不童也○箋曰羖羊之性牝牡有角三爵不識箋曰獻也酬也酢也矧敢多又

今此飲酒或有醉者或有醒者立之監以正其禮佐之史以正其過政欲防失禮者也彼醉者失禮而不善乃反以醒者為恥非立監史之意也此醒者遂相告以彼人已醉勿就其位而與之言與之言則彼愈

更號呶是使之大為怠慢也吾等醒者但自持謹所不當言者勿言所不當從者勿語耳非不欲忠告於彼彼醉人不可告語也童羊無角羖未有無角者彼醉人之言如使人出童羖以無為有言語無倫如此蓋飲至三爵已昏然無所識矣況又多飲何由可與語乎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詩緝卷二十三

詩緝卷二十四　　宋　嚴粲　撰

魚藻之什　小雅

魚藻(音早)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鎬豪之上濁)將不能以自樂(音洛)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此詩止刺幽王後序因詩有在鎬之文遂云思武王耳

魚在在藻(箋曰藻水草也○長樂劉氏曰夏月之時淺水生藻○補傳曰水必淺涸然後魚在藻間

此乃魚窘廹之狀喻民處亂世其蹙廹恐懼亦若魚之在藻也。藻解見采蘋有頒其首頒音焚傳曰頒大首貌。補傳曰首大而尾長乃魚之瘠者王在在鎬今曰王幽王也豈樂飲酒豈樂音愷洛。箋曰豈亦樂也

興也水深則魚樂所謂躍淵縱壑相忘於江湖者也今魚何在乎淺水生藻而魚在焉露其頒然之大首猶言魚在于沼亦匪克樂喻民之窮蹙窘廹也幽王何在乎在鎬京豈樂而飲酒民安而後君安今民失其所而王獨樂其能久乎孟子所謂雖有臺池鳥獸

豈能獨樂哉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莘音詵○傳曰莘長貌　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潛魚願深渺今既露其首復驚逝而露其莘然之長尾蓋在淺水之處故逃竄窘迫首尾俱見也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補傳曰蒲生於岸始依此以匿其形耳　王在在鎬有那其居那音儺○箋曰那安貌

藻猶在水之中蒲生近岸則水又淺矣愈更窘促也幽王在鎬安然以居不知危亡之將至也

魚藻三章章四句

采菽音叔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音潮不能錫命人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數音朔君子見微而思古焉疏曰周本紀云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為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燧火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數舉烽火其後不信益不至幽王之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繒音晴國名也

采菽采菽箋曰菽大豆也采其葉以為藿○菽解見小宛筐之筥之筐音匡筥音舉○筐筥解見采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予音與雖無予之路車乘馬

乘去聲○疏曰賜同姓以金路異姓象路○解見韓奕

又何予之玄袞及黼

傳曰玄袞卷龍也白與黑謂之黼卷音捲○箋曰玄衣而畫以卷龍也○疏曰龍首卷然謂之袞袞則畫之黼則刺之諸公之服自袞冕而下侯伯自鷩冕而下子男自毳冕而下司服注云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為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絺以為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雉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絺衣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冕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之玄焉鷩音鱉毳尺鋭反雉位柚疊三音○朱氏曰黼如斧形刺之於裳也○詩記曰上公之服九章玄者衣之色也袞者畫之於衣九章之第一章也黼者繡之於裳九章之第八章也玄袞及黼皆謂上公之服也

王饗諸侯以太牢其鉶羮之芼牛則以藿豆之葉也言采菽葉而盛之筐筥知用太牢之盛禮以饗諸侯也饗則有車馬衣服之賜以為宥故言此諸侯之來朝也有何物以錫予之雖無以予之尚與之以路車及駟馬有車馬以賜之而言無予之蓋其意猶以為薄也車馬之外又有何物予之又以玄衣畫龍之衮及刺斧之黼裳好之之意無已也衮黼上公之服舉尊者言之古者懷諸侯之

道如此而今不然也

觱沸檻泉觱沸音必弗檻銜之上濁○傳曰觱沸泉出貌○釋水曰檻泉正出正出湧出也○李巡曰水泉從下上出曰湧泉言采其芹音勤○箋曰周禮芹菹鴈醢○釋草曰芹楚葵○郭璞曰今水中芹菜○山陰陸氏曰一名水英芹潔白而有節其氣芬芳而味不如葷之美故列子以為客有獻芹者鄉豪取而嘗之蜇於口慘於腹也蜇音浙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音譬徐音沸○傳曰淠淠動也鸞聲嘒嘒音諱○王氏曰嘒嘒言其聲之細聲之細則無敢馳驅故也載驂載駟四驂七南反駟音四○蘇氏曰既駕而三之曰驂四之曰駟君子所屆長樂劉氏曰屆至也

觱沸然正出之檻泉我明王使人於此水中采其芹菜以為饗諸侯之菹也諸侯來朝之時觀其旂旂則淠淠然動其車馬鸞鈴之聲又嘒嘒然細言雍容中節也見其驂駟之馬是諸侯來朝而至也

赤芾在股芾音弗股音古傳曰諸侯赤芾邪幅。赤芾詳解見曹候人朱芾解見采芑。箋曰脛本曰股

邪幅在下幅今音逼舊音福。今考内則幅及桓二年左傳帶裳幅舄幅偪字異皆音逼。箋曰邪幅如今行縢也幅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疏曰縢緘也言行而緘束之

彼交匪紓朱氏曰交際也。傳曰紓緩也

天子所予樂只君子樂只音洛止

天子命之樂

只君子福祿申之

諸侯來朝服其赤芾而在股又著邪幅偪束其脛而在下彼交際於天子恭敬齊遫不敢紓緩天子由是賜予之樂哉此諸侯天子之所錫命而福祿之所申重也

維柞之枝柞音鑿○曰柞櫟也即唐鴇羽所謂栩也解見鴇羽○曹氏曰柞堅忍之木其新葉將生故葉乃落蓋附著之甚固也其葉蓬蓬傳曰蓬蓬盛貌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殿顛之去聲傳曰殿鎮也樂只君子萬福攸同解見蓼蕭平平左右平音

駢○傳曰平平辯治也○疏曰堯典平章百姓書傳亦作辯章則平辯義通○朱氏曰左右諸侯之臣也

是率從

興也柞有枝枝有葉蓬蓬然盛葉以芘枝枝以衛榦枝葉相承而根本堅固喻諸侯及其臣上下相承以衛天子而國家乂安也故曰樂哉此諸侯能鎮天子之邦也樂哉此諸侯均受其福其左右之臣亦皆平平辯治相率以從王命也長樂劉氏曰氣脉者朝廷之寵命也葉之蓬蓬者根本氣脉之所及然葉之蓬蓬反以衛其根株而為之堅固猶天子寵錫諸侯俾之茂盛反能殿天子之邦

而益朝廷之固也

汎汎楊舟紼纚維之紼纚音弗离。傳曰紼繂也纚緌也繂音律。疏曰孫炎云繂大索也李巡云繂竹為索所以維持舟者繂亦作綷。郭璞曰緌繫也樂只君子天子葵之葵音逵。傳曰葵揆也。疏曰天子之於諸侯命賜有多少或以恩或以功當須揆度多少而與之樂只君子福祿膍之膍音毗。傳曰膍厚也優哉游哉亦是戾矣傳曰戾至也

興也楊舟浮於水上汎汎然無所定舟人以紼而纚維之喻諸侯離合不常天子以恩禮維持之也樂哉

此諸侯天子能揆度其親疎隆殺之宜而錫予之序所謂錫命以禮也又厚之以福祿宜其優游自得而戾止於天子之庭矣何幽王之不然也○左傳云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如虢公晉侯朝王皆賜玉五瑴音角馬三疋君子以為非禮又以鞶鑑賜鄭遂失鄭伯之心皆是不能揆度其宜也事見莊十八年

采菽五章章八句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解見王葛藟而好讒佞好去聲

骨肉相怨疏曰骨肉謂族親也以其父祖上世同禀血氣而生如骨肉之相附○今曰西漢燕剌王旦傳云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剌音辣故作是詩也詩記曰前漢書杜鄴云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此棠棣角弓之詩所為作也

此詩皆言王無恩於骨肉骨肉怨之欲王厚親親之恩以消平之也

騂騂角弓騂息營反韻作觪○翩其反矣翩音篇○朱傳曰騂騂調和也氏曰翩反貌

兄弟昏姻無胥遠矣箋曰胥相也

興也騂騂然調和之角弓其體往來張之則内嚮而

來弛之則外反而去喻親族親之則附疎之則離今王踈遠親族親族之心皆離猶弓之弛翩然而反矣王於兄弟同姓之親昬姻異姓之親不宜相踈遠如是也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今曰民猶人也指族人也詩書稱先民皆訓人○箋曰胥皆也爾之教矣民胥傚矣

爾幽王踈遠親族之人不以骨肉為念則親族之人亦皆自相踈遠矣由此爾實教之以偷薄故人皆視

傚之也

此令兄弟（令去聲○箋曰令善也）綽綽有裕（綽處若反裕音諭○傳曰綽綽寬也裕饒也）不令兄弟交相為瘉（音愈○傳曰瘉病也）

王無恩於親族親族之中有令善者固綽綽然寬裕不以介意其不善者則相與怨讟而為患矣

民之無良（箋曰良善也）相怨一方（朱氏曰彼一方也○錢氏曰一方猶一隅也）受爵不讓（錢氏曰酒爵也）至于已斯亡（今曰失意杯酒之間以亡其身如漢田蚡灌夫是也）

坊記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

兄弟有因杯酒得罪而怨者此為持平之論以解之言凡人之不善者其相怨各執一偏不能參彼已之曲直故但知怨其上而不思己過然其端甚微或止因受爵失辭遜之節而或至於亡其身亦可念矣欲王潤畧兄弟之小過也相怨一方即序所謂骨肉相怨也

老馬反為駒解見漢廣不顧其後如食宜饇食音嗣饇於之去○傳曰饇飽也

如酌孔取

兄弟小過讒人乘間而入遂指老馬為駒顛倒是非不顧忌其後矣讒言無實久則自敗而小人不恤也小人肆為讒間如食者但欲飽飫酌者但知多取豈復更有斟酌言不顧親疎輕重之義也

毋教猱升木毋音無猱奴刀反○箋曰毋禁辭○陸璣曰猱獮猴也楚人謂之沐猴老者為玃長臂者為猱玃厥縛反音攫今曰柳子厚憎王孫文云猨之德靜以常王孫之德躁以囂猱即王孫也杜詩覓胡孫是如塗塗附傳曰塗泥也附着也君子有徽猷傳曰徽美也○箋曰猷道也小人與屬音屬○箋曰連屬也

讒人為惡如獮猴升木本自能之無所事教王今又信任之是教獮猴升木也骨肉以小嫌得罪而又使讒人交鬬之如塗泥又以塗泥附着之則相與為一牢不可破矣君子如用美道則小人皆連屬而相親況骨肉乎

雨雪瀌瀌。雨音諭瀌音標從韻見晛曰消晛年之去。疏曰瀌瀌雪盛貌傳曰晛日氣也莫肯下遺箋曰遺讀曰隨式居婁驕婁音屢。今曰居如居之不疑之居解見下篇居以凶矜。詩記曰屢驕猶所謂屢空言其驕之非一也

王既信讒則兄弟之間遂成疑怨如雨雪瀌瀌而盛陰氣凝積也雪雖盛纔見日氣則消融非難去也喻兄弟一見王有恩意則疑怨皆釋然矣奈王莫肯以恩下及骨肉數數驕慢之居之不疑言無遷改也

雨雪浮浮王氏曰積之高則浮浮見晛曰流傳曰流而去也如蠻如髦舊音毛當音謀○傳曰蠻南蠻也○疏曰髦西夷之別名牧誓云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彼髳此髦音義同我是用憂

王親骨肉如夷狄然是無可回之意我是用憂之也

角弓八章章四句

菀柳菀音鬱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去聲諸侯皆不欲朝音潮下同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有菀者柳傳曰菀茂木也不尚息焉箋曰尚庶幾也上帝甚蹈音悼○疏曰王肅孫毓皆以上帝為斥王傳曰蹈動也○曹氏曰蹈動之貌無自暱焉傳曰暱近也俾予靖之歐陽氏曰靖安也後予極焉傳曰極至也

興也諸侯之欲朝者言有同儕告之曰有菀然茂盛之柳行道之人豈不庶幾就之而止息乎猶王者有

芘下之德諸侯豈不欲依歸之以求芘乎今王方肆暴虐甚躁動而不常無往暱近之以自取禍遂使我且安靖以待其改然後至周以朝蓋教以避禍之計也上帝斥王也諸侯之欲朝者聞人言而遂止則皆不朝矣

有菀者柳不尚愒焉愒音棄韻亦作憩○傳曰愒息也上帝甚蹈無自瘵焉瘵音再鄭音際○傳曰瘵病也俾予靖之後予邁焉李氏曰邁往也

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傅音附○鄭氏曰傅至也彼人之心補傳曰彼人乃諸侯

自指其同列也于何其臻箋曰臻至也　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此諸侯見同儕教以避禍遂言鳥則能高飛至天不在人間彼亦人耳而教我不朝其心欲何所至乎歎人心無所繫屬其咎有在矣故又歎言爾何為使我靖以待之乎王方自居以凶暴驕矜不肯遷改也詩記曰於是乎絶意於王室矣居以凶矜即角弓所謂式居婁驕也傳說告高宗云惟厥攸居政事惟醇自古聖賢之論治亂每言夫居也

菀柳三章章六句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長音掌從容有常從七容反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復扶又反

彼都人士朱氏曰王都也○今曰士對女而言之謂男子也狐裘黃黃疏曰禮記緇衣引此詩註云黃衣則狐裘大蜡之服也息民之祭服此狐裘則是尊貴之服矣○詩記曰玉藻云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註云君子士大夫也黃衣大蜡時臘先祖之服也褎亦作袖綃音消其容不改出言有章朱氏曰章文章也行歸于周行去聲萬民所望音亡

一章述古之長民者序所謂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也彼指古人稱彼以形此也京師首善之地四方所視傚此詩又周人所作故述王都之俗士謂男子也言古者都人之男子其貴者冬則衣狐裘黄黄然其容貌既有常言語又有法度文章其德行歸于忠信表裏如一故為下民所仰望而取法也○士若專以為民則萬民所望非庶民之事若專以為士大夫則下章臺笠非士大夫之服故士者通貴賤之

稱凡詩中以士對女者皆謂男子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有依其士思媚其婦維士與女以穀我士女皆是也此都人士對君子女言之亦指男子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 緇音資撮七活反○曰臺莎草也解見南山有臺○傳曰緇撮緇布冠也○箋曰緇布冠儉且節也○疏曰撮是小持其髻而已玉藻云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以下達冠而敝之可也則此應始冠而敝之今都人以為常服者士以上冠而敝之庶人則雖得服委貌因而冠之而儉者服緇布故詩人舉而美焉

彼君子女 疏曰都人有君子之德者其家之女

綢直如髮 綢音籌○釋文曰綢密也○錢氏曰言其髮美○解頤新語曰其首飾綢直一如髮之本然謂不用髮髢為高髻之類

我不見兮我心不說音悅

二章述王都之民俗序所謂民德歸壹也言古者都人之男子其賤者以臺草為笠以緇布為冠撮持其髮謂之緇撮見儉素也彼君子家之女其為髻密而直如其本髮亦儉素也密是其髮生之密直亦髮之本性緊梳則順其髮性之直故曰密直如髮疾時奢淫故我不見如此之風俗我心思之而憂也解頤新語曰說者以綢直如髮為女子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無隆殺頗為穿鑿且女子情性操行豈外人所

能知下章卷髮如蠆髮則有旟則不能為説安有一詩三言髮而以一為比二為賦可乎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琇音秀○解見衛淇奥彼君子女謂之尹吉鄭音姞毛如字○箋曰尹氏姞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疏曰節南山云尹氏太師常武云王謂尹氏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是其世為公卿明與周室為昏姻也又宣三年左傳鄭石癸云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言姬姞耦明為舊姓以此知尹亦有昏姻矣既世貴舊姓昏連於王室家風不替是有禮法矣朝如字○李氏曰周之所謂尹吉如晉之所謂王謝也我不見兮我心苑結苑音允徐音鬱○箋曰苑猶屈也積也

瑱以琇為之塞實其耳此及下章皆指男子之貴者

尹氏姞氏有禮法之家也人見此都人之女皆謂之尹姞氏之女也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傳曰厲帶之垂者疏曰垂帶之貌彼君子女卷髮如蠆卷音權蠆敕邁反○釋文曰通俗文云長尾為蠆短尾為蝎○箋曰蠆螫蟲也尾末揵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螫音釋揵音虔舉也○疏曰禮斂髮無髢而有曲者以長者盡皆斂之不使有餘而短者若鬢傍不可斂則因曲以為飾故不同也我不見兮言從之邁箋曰邁行也

男子之帶垂而為厲女之髮末卷曲如蠆之尾是不可得見也得見則我從之行邁也

匪伊垂之箋曰伊辭也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音餘○傳曰旟揚也我不見兮云何盱矣箋曰盱病也

士非故欲垂此帶帶自有餘而垂也女非故欲卷曲此髮髮自旟揚也言古之為容者亦從其自然而非強之也我不見此人云何乎今已病矣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李氏曰序云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則是刺幽王也非是刺怨曠者也時多征役久勞于外其所以怨曠也

終朝采綠傳曰自旦及食時為終朝○曰綠木賊也○釋草曰菉王芻○箋曰易得之菜也○郭璞曰蓐也蓐蓐音辱○陸璣曰草也其莖葉似竹青綠色高數尺今淇澳傍生此草其草澀礪可以洗攬笏及盤梳利於刀錯俗呼為木賊彼土人謂為綠竹不盈一匊音菊○傳曰兩手曰匊予髮曲局傳曰局　薄言歸沐李氏曰薄辭也卷也

興也綠易得之草終朝采之而不滿兩手之匊怨曠而心不在焉故也婦人夫不在家不為容飾髮久不櫛則曲局而不舒展庶幾其夫之歸而沐之望之之辭也

終朝采藍盧談反。箋曰藍染草也。疏曰藍可以染青月令仲夏無刈藍以染不盈一襜尺瞻反。傳曰襜衣蔽前也五日為期六日不詹音瞻。朱氏曰詹與瞻同

去時約以五日而歸今六日而不見時未久而怨何也古者新昏三月不從政此新昏者之怨辭也

之子于狩箋曰之子謂其君子也于往也言韔其弓韔音暢。小戎傳曰韔弓室也。疏曰謂射訖弛弓納于韔中也之子于釣言綸之繩疏曰綸謂與之作繩也繩以生絲為之

言其夫在家之時往獵射訖我則為之納弓于韔中

往釣我則為之綸作其繩今遠行從役久而不歸思其如此而不可得也

其釣維何疏曰承上章釣丈在下接而申之　維魴及鱮魴音防鱮音敘魴解見陳衡門鱮解見敝笱　維魴及鱮薄言觀者觀今如字舊音貫○程子曰薄言發語辭

言其君子在家之時釣得魴鱮之魚傍有觀看者以人觀其夫善釣為榮也今久不歸故思而述之

采綠四章章四句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膏音誥　卿士不能行召伯

之職焉召音邵○疏曰召伯召穆公也

芃芃黍苗芃音蓬芃芃從補傳棫樸解陰雨膏之悠悠南行朱氏曰悠悠遠行之意召伯勞之勞去聲

首章總言營謝平淮二役蓋營謝平淮二役皆南行之事也興也南方去周最遠故周人以南方之役為勞四月之刺是也宣王之時召穆公既營謝邑又平淮夷頻有事于南戍役勞矣而穆公能推宣王德意以慰藉撫存之故荐遠役而民不怨幽王君臣不恤

其民此詩思古言芃芃然短小而盛之黍苗有陰雨以膏潤之悠悠然南行之人有召穆公以勞慰之刺今不然也

我任我輦任音壬輦音連○箋曰有負任者有輓輦者○疏曰任謂器物人所負持輦車人輓以行

我車我牛箋曰有將車者有牽傍牛者傍去聲○疏曰此轉運載任則是大車以駕牛者也在前曰牽在傍曰傍上文將車謂車中有牛而將之此牛不在轅中故別牽傍之我行既集箋曰集猶成也

蓋云歸哉丘氏曰蓋不定辭也

二章言營謝之役蓋任輦車牛是工役之事也召穆

公之營謝也知役夫之勞故皆呼而諭之曰我負任者我輓輦者我將車者我牽傍牛者俟我南行營謝之功已成蓋云歸哉示以歸期安其心也

我徒我御箋曰士卒有步行者有御兵車者我師我旅箋曰五百人為旅五旅為師春秋傳云諸侯之制君行師從卿行旅從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三章言平淮之役蓋徒御師旅是兵行之事也

肅肅謝功箋曰肅肅嚴正之貌○朱氏曰謝功謝邑之事也○謝解見崧高召伯營之

烈烈征師箋曰烈烈威武貌召伯成之箋曰營治也

四章以下又總言營謝平淮二役肅肅然嚴整者謝邑之功實穆公營治之言營謝也烈烈然威武者征行之師實穆公成之言平淮也

原隰既平傳曰土治曰平泉流既清傳曰水治曰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營謝有徹田土之事平淮有徹疆土之事皆相其原隰之宜通其水泉之利此功既成宣王之心則安寧矣

黍苗五章章四句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

隰桑有阿疏曰下濕曰隰桑宜在濕潤之所隰之近畔宜桑以今驗之實然也○曹氏曰桑有衣被人之德○傳曰阿然美貌其葉有難音儺○傳曰難然盛貌既見君子其樂如何樂音洛

興也桑嘉木也可以為衣故南山有桑以喻賢者今桑之在隰枝條阿阿然而美其葉又難然而盛喻君

子在野雖處窮約而英華發外也我若見此君子其樂如何哉樂君子如此見其惡小人深矣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長樂劉氏曰謂長茂光潤如膏之沃也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如字○傳曰幽黑色也○疏曰言桑葉茂盛而柔輭則其色純黑既見君子德音孔膠傳曰膠固也○王氏曰其德音之所及人附離之甚膠固也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箋曰遐遠也○今曰謂相與語也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心乎言由中也詩人言我出於中心愛此君子以君子遠在郊野不得相與語也凡懷人者滿懷欲言思得一見而傾寫之也我藏之於心何日而忘之乎謂思慕君子常在念也○舊說謂為思竭忠愛以裨補之賢者相與固有切磋忠告之益但此詩方思賢者以鄙在位之小人未暇言忠告之意

隰桑四章章四句

白華音花周人刺幽后也箋曰幽后褒姒也幽王取申女以為后

取如字。箋曰申姜姓之國也又得褒姒而黜申后褒姒解見正月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孽魚列反。箋曰孽支庶也宗適子也。疏曰樹木斬而復生謂之孽以適子比根幹庶子比枝孽而王弗能治周人為之作是詩也為去聲。箋曰王不能治己不正故也。曹氏曰孽妾子謂伯服也褒姒所生宗適子謂宜臼也申后所生

白華菅兮菅音姦。傳曰白華野菅也已漚為菅。郭璞曰菅茅屬。陸璣曰似茅而滑澤無毛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韌宜為索韌音刃與肕同。疏曰野菅漚之謂之菅因謂在野未漚者為野菅白茅束兮之子之遠去聲。箋曰之子斥幽王也俾我獨兮陳氏曰我申后也下同

興也白華柔韌宜為索則刈取之漚以為菅白茅不可用則以纏束白華而已菅喻后茅喻妾以賤承貴宜也今幽王亂貴賤之序而遠我使我窮獨失所也周人代申后言之

英英白雲傳曰英英雲貌露亦有雲。疏曰以今觀之有雲則無露無雲乃有露露亦有雲者露雲氣微不映日月不得如雨之雲耳非無雲也若露濃霧合則清旦為昬亦是露之雲也露彼菅茅

天步艱難程子曰天步時運也之子不猶程子曰猶如也

首章既以菅茅喻后妾次章言王之恩澤當均及之

如白雲之覆露菅茅皆蒙潤澤也今天運艱難而幽王不如是也幽王不道而歸之天運謂已所遭之不幸耳

滮池北流滮符彪皮流二反○傳曰滮流貌○箋曰豐鎬之間水北流○疏曰言其北流是目所覩豐在豐水西鎬在豐水東豐鎬之間唯豐水也○今日此止言池非指豐水也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丘氏曰碩人謂幽王也

池水滮然北流則止能浸彼在北之稻田耳喻幽王之澤有所偏也申后既黜嘯歌而至於傷懷以念王

也○鄭氏以碩人為襃姒詩記從丘氏以為幽王此詩皆代申后之言則嘯歌傷懷當為申后念王也下文言念子懆懆視我邁邁亦夫婦之辭也念與此念字同

樵彼桑薪錢氏曰取薪曰樵卬烘于煁卬音昂烘火東反煁音諶○傳曰卬我也烘燎也煁烓竈也烓音恚○郭璞曰今之三隅竈也○疏曰烓者無釜之竈其上燃火謂之烘本為此竈止以燃火照物若今之火爐也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桑者人之所賴以衣不宜以為薪今樵取之以為薪

又不以供爨炊而乃烘燎于烓竈止以照物猶棄妻之失職故申后念王而心勞也

鼓鐘于宮疏曰鼓擊也聲聞于外聞音問念子懆懆音慘縢之上說文七倒反○釋文曰懆懆愁不申也視我邁邁王氏曰邁邁然遠我而不顧也

擊鐘于宮其聲則聞于外喻宮庭之事不可掩也我念王則懆懆而愁不申王視我則邁邁而不顧曹氏曰鼓鐘于宮雖人之所不見而聲聞于外不可掩也幽王之廢申后必加以難明之罪人之所不見者而其心本主欲立褒姒則外之所明聞也豈可掩哉

有鶖在梁鶖音秋○傳曰鶖秃鶖也○山陰陸氏曰性貪惡狀如鶴而大長頸赤目其毛辟水毒頭高八尺善與人鬭好啗蛇劉楨魯都賦云綠鷀蔥鶖鶖色蓋青也○疏曰梁魚梁也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鶖似鶴而貪濁非鶴比也今鶖據魚梁而飽鶴遠引在林而饑喻褒姒進而申后黜王清濁無別矣我申后念王而心勞矣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解見鴛鴦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鴛鴦在魚梁之上以右翼掩其左翼舉其雄者言之

鴛鴦能好其匹之子無良不一其德鴛鴦之不如也

有扁斯石扁音褊。傳曰扁乘石貌王乘車履石。蘇氏曰扁卑貌。疏曰隸僕云王行則洗乘石鄭司農云乘石所登上車之石也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疷兮疷音抵。傳曰疷病也

有扁然而卑之乘石王履之以升車為用甚卑下喻妾之賤也顧欲貴之於人上可乎今之子遠我而進彼使我病也曹氏曰漢成帝欲用趙飛燕為后劉輔諫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

白華八章章四句

緜蠻微臣刺亂也箋曰微臣謂士也古者卿大夫出行士為末介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飲食音蔭嗣故作是詩也

緜蠻黄鳥傳曰緜蠻小鳥貌○黄鳥解見葛覃止于丘阿傳曰丘阿曲阿也○疏曰丘之曲中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朱氏曰後車副車也謂之載之

興也古者大臣出使于外士之微賤者為介紹此詩言緜蠻然小之黄鳥止於丘之曲而託息焉喻微臣

依託於卿大夫也我微臣跋涉遠道其勞如此將如之何所望卿大夫能體恤飲食教誨車敗則命後車以載之乃今不然也

緜蠻黄鳥止于丘隅箋曰丘隅丘角也豈敢憚行箋曰憚難也去聲○今曰憚辭難也畏不能趨王氏曰趨疾行也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緜蠻黄鳥止于丘側箋曰側旁也豈敢憚行畏不能極箋曰極至也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緜蠻三章章八句

瓠葉瓠音互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饔音邕字亦作饔餼音戲○箋曰牛羊豕為牲繫養者曰牢熟曰饔腥曰餼生曰牽○疏曰牲可牽行餼是已殺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觀賔之初筵知幽王君臣沈湎滛液過於燕飲故此詩極言簡儉之意以刺之若曰誠苟在焉亨瓠燔兎可以為禮何必酒池肉林長夜之飲乎蓋欲收斂之非欲開廣之也後序謂幽王有牲牢饔餼而不肯用

失之矣

幡幡瓠葉幡音翻。傳曰幡幡瓠葉貌采之亨之亨音烹。箋曰亨熟也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瓠葉新生幡幡然可采取之亨熟之君子有酒以此為葅與賔客酌而嘗之亦足以行禮何必縱情過度乎行禮不止於瓠兎極言簡儉之意耳

有兎斯首蘇氏曰有兎斯首言一兎也。李氏曰兎以首言猶魚以尾言也炮之燔之炮音庖燔音煩。傳曰毛曰炮。疏曰地官封人云毛炮之豚注云爓去其毛而炮之傳直言炮當是合毛而

炮之燗似鹽反○曹氏曰新殺則合毛而炮之○錢氏曰凡肉置火中曰炮爇之曰燔近火曰炙○炮燔解見楚茨

君子有酒酌言獻之蘇氏曰獻主人酌賓也

有此一兎雖非盛饌然或置火中而炮之或加置火上而燔之君子有酒以此為殽酌以獻賓亦足以行禮

有兎斯首燔之炙之炙音隻○炙解見楚茨　君子有酒酌言酢之

傳曰酢報也○箋曰酢者賓既卒爵洗而酌主人也

有兎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醻之醻音儔○傳曰醻道飲也

○疏曰醻者欲以醻賓而先自飲以道之此舉醻之初其賓飲訖進酒於賓乃謂之醻也

瓠葉四章章四句

漸漸之石漸音讒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箋曰荆謂楚也舒舒鳩舒鄝舒庸之屬鄝音了○疏曰殷武云維汝荆楚已并言之是楚之稱荆亦已久矣傳有舒鳩舒鄝舒庸又有舒龍謂之羣舒乃命將率東征率衰之去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

漸漸之石傳曰漸漸山石高峻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箋曰武人謂將帥也不皇朝矣朝音潮

言過漸漸然險峻之山石維其高大矣又歷山川之悠遠維其勞苦矣我武人東征久處于外不得朝見天子雖在勞苦之地不忘君也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卒鄭音崒在律反毛子恤反○箋曰卒崔嵬也○解見十月之交彼卒作崒山川悠遠曷其沒矣傳曰沒盡也武人東征不皇出矣

言所登歷何時可盡徧也深入險阻之地恐不得復出也

有豕白蹢音的○傳曰豕豬也蹢蹄也○釋獸曰四蹢皆白豥豥音孩胡來反○疏曰豥者蹂疾之

言白蹢名之為豥是躁疾烝涉波矣箋曰烝衆也○錢氏曰豕涉波見道路之間多有停潦於餘豕駭與豥字異義同月離于畢疏曰離歷也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皇它矣它音他

豕性負塗常時雖白蹢者亦汚於塗不見其白今武人行役見豕白蹢而羣然涉水是久雨而停潦多故豕蹢濯其塗而見白也停潦尚多雨歇未久而月離于畢則又將雨矣厭苦多雨之辭也征役者以雨為苦言不皇它及惟雨是憂耳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苕之華 苕音條 華音花 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 陳氏曰此詩其辭簡其情哀周室將亡不可救矣詩人傷之而已

苕之華 曰此苕陵苕也非陳防有鷊巢所謂旨苕也。釋草曰苕陵苕黃華蔈白華茇蔈音標茇蒲末反。舍人曰黃葉名蔈白華名茇。陸璣曰一名鼠尾生下濕水中七八月中葉紫似今紫草葉可染皁煮以沐髮卽黑。疏曰如釋草之文則苕華本自有黃有白而牋云陵苕之華紫赤而繁蓋就紫色之中有黃紫白紫耳及其將落則全變而黃 芸其黃矣 芸音云。傳曰苕將落則黃 心之憂矣維

其傷矣

興也陵苕之華將落則芸然其黄言如周室之將亡黯然憔悴也我心所憂者傷周室之將亡也

苕之華其葉青青音菁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華已盡落唯葉青青然知我所遇之世如此不如不生之愈也

牂羊墳首牂音莊墳音汾○傳曰牂牝羊也墳大也三星在罶音柳○箋曰三星心星也罶解見魚麗人可以食鮮可以飽鮮上聲

言物產蕃息者多舉牝言之凡牝獸胎孕則腹大胷
見而首小今牝羊大首則是其身瘠而不孕也笱中
有魚則水動而不見星今心之三星見於魚笱之中
是設笱而不得魚也亂亡之代地愛其寶物產凋耗
氣象蕭條故人僅可以食而少有得飽者召南小星
三五在東傳以三為心唐綢繆三星在天傳以為參
此詩三星無傳綢繆言昏姻之候故毛取十月參見
東方三星之大而易見者莫如心此當為心也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背音佩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何草不黃箋曰自歲始草生而出至歲晚矣何日不行何人不將鵲巢傳曰將送經營四方也

自初春草青行役至秋無草不黃宜可休息矣今乃無一日不行役無一人不將送於道路以經營四方勞苦之甚無人不將指行役之衆也

何草不玄長樂劉氏曰草之黄者又黑腐何人不矜音鰥。箋曰無妻曰矜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至冬則草之黄者又變而黑腐矣從役者久不得歸故謂之矜哀我征夫豈非民乎若以民視之則不虐之如禽獸矣

匪兕匪虎兕詞之上濁解見卷耳率彼曠野疏曰率循也。傳曰曠空也。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承上章匪民言征夫非兕非虎何以使循曠野而朝

夕不得閒暇也

有芃者狐芃音蓬○丘氏曰毛尾長貌 率彼幽草有棧之車棧殘之上濁○

今曰春官巾車云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注棧車不革鞔而漆之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共役傳以為此有棧之車役車也䟽曰毛義以為此棧是車狀 行彼周道

其說不分曉不若徑以為士之棧車也

狐則芃然毛尾長循彼幽草之中人非禽獸今士乘棧車行於周之道路與禽獸同非特民也

何草不黄四章章四句

詩緝卷二十四

謹案卷二十三第一頁後六行髦俊也刊本髧俊字據毛詩傳增

第八頁前二行釋文曰刊本釋訛說據經典釋文改

第八頁後八行說文作節刊本節訛節據說文及經典釋文改

第十三頁前一行大夫鞸琫而鏐珌刊本鏐訛璆據詩毛傳改

第十七頁前七行美酒人所甘刊本甘訛在今改

第十八頁前六行孔氏謂舉一物以興其餘刊本

一訛其據毛詩疏改

第十八頁後八行摧今莝字刊本摧訛挫據毛詩

箋改

第十九頁後一行摧芻也刊本摧上衍莝字據經

典釋文刪

卷二十四第七頁前八行騂騂然調和之角弓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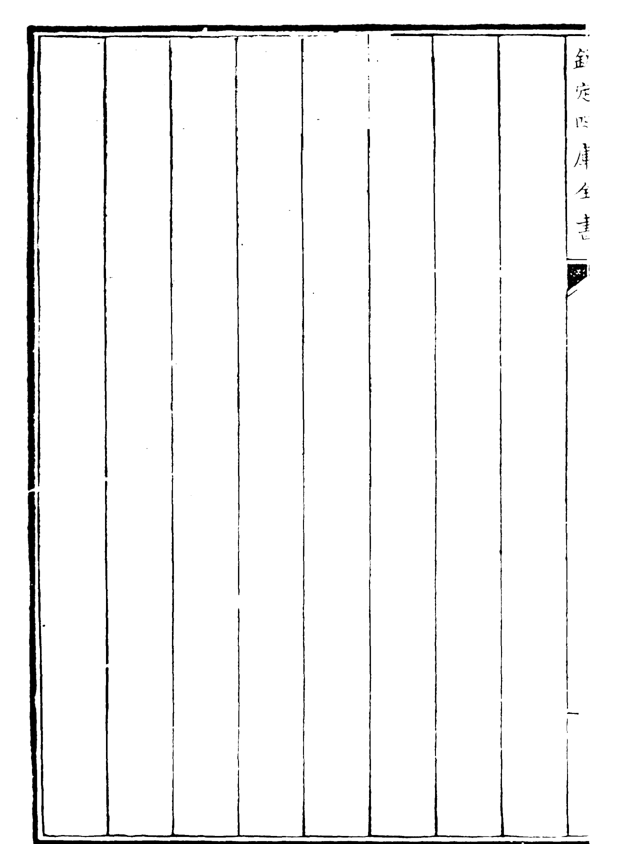
本和訛利據詩毛傳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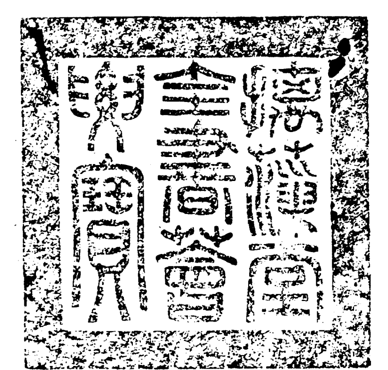
第九頁後七行遺讀曰隨刋本訛作遺予也據毛

詩箋改

第二十一頁前五行六行露雲氣微刋本脱雲字

微下衍言字據毛詩疏改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録舉人臣汪元亮